

新都縣志卷十二

藝文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貞吉

維皇天篤我明之祜間出哲臣爲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其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援手其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一

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日二事其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文忠廕一孫爲尙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窆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

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
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
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
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
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
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
冬自南戶部尙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
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然而長
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己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

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
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
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乃寢惟令撫按官與坐
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
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
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
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
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卹緯之
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

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
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
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磨牙燄舌倘
機事有變則禍不可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
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縛之
按柙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
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
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
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

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
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亦
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
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
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闈蓋以安社稷
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甘
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
公可辨耶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
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

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命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絜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糈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也有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

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有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劔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

識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
憐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尙
在則皇慈豈忍終俾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晝
合矣惜乎天之斬之也恭維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故
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
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
甚于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
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維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卽
改元初一爲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

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
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極贊
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
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績邊防阨塞
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
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
封自身也事在岳父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
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夙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

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濱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三十八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減省漕糧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勳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

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

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溉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移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之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以子貴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大理事副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七

仁寧仁安仁與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進士興仁指揮同知右仁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未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尙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臼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勛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旣哉貞吉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得矢公薦藻

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爲之唏噓辭曰坎坎擊鼓導
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騰雨聊騁目兮
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嶷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枉
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閉鎖松
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跂靈駕兮未來悄悄睞睞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琅
葭漣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
齊御千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
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靈華飛薪傳火兮燈交光儼雲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八

駢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
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臯君乘舫
兮乘屨石嚙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
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歡會在
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楊文忠公傳

王世貞

楊廷和字介夫蜀之新都人十二舉於鄉十九成進士
選翰林庶吉士始告歸娶廷和爲人美風姿性沉靜詳

審爲文亦簡暢有法而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惟以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蓋鬱然負公輔望云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日侍皇太子講讀主順天試復且滿考而修會典成優拜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復主會試皇太子卽位推恩進詹事府少詹事兼讀學如故充經筵講官爲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進詹事專領內閣誥勅當進講時所稱遠佞幸戒遊逸失中貴人瑾指傳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旣行而有爲廷和解者去

詹事之五月而遷南京戶部尙書又三月上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重修會典與孝廟實錄先後成諸纂修官屢當特遷而瑾意有所修怒蜀廷和皆預總裁於是先摘會典小誤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奪俸二級而以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再遷改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大學士芳吏部尙書綵爲中外媾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所救濟而已尋安化王自夏州反以誅瑾爲名

廷和等乃稍自舒吐草赦詔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而鉞果乘間執安化王會瑾繇中貴人張永事發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反左都御史馬中錫當帥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寧能當此寄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下獄以待郎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賊縱賊者叅將桑玉已又薦都御史彭澤將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鏐等時輔臣東陽病多委計廷和以是賊漸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

戶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中貴人張永挾奇僂瑾而驕訶得男子有龍文於臂者以爲功援故中貴人劉永誠例身欲得侯廷和謂封永誠之從子聚伯耳且自以戰功封非永誠身受之也永意乃塞亦不能爲廷和怨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旣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乾清宮災廷和請上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疏勸上早朝晚罷

深居簡出躬九廟祭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
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
造凡十餘條皆切至而上不省尋以父春喪乞歸持服
不許三請乃許奔喪使中貴人護而行旋復起之三疏辭
始許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卽召入
時上出行邊使使賜廷和羊酒楮幣廷和疏謝因請廻
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願得以身出塞請
上乃遣中涓沮之歸廷和之初奔喪實首揆而梁儲代
之儲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於廷和十歲累遷至少師

首殿矣至是讓居下時頗稱儲誼當廷和之任事上往
往不視朝尋周穆王之轍廷和等數上疏諫止不聽而
加優寧王護衛貴諸義子乃至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
公與諸失政之大者廷和亦強諫俱不聽以是邑邑不
自得數稱疾乞骸骨上不聽當是時上寬大好佚遊於
章疏不甚省而中貴人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
彬橫甚廷和雖不爲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
自安寧王宸濠反江西事聞上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
阻之上乃自詭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

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鼎建推恩錄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南征勅諭謝弗肯草上已心恚而會推南京吏部尙書劉春理東閣誥勅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拜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是時廷和方闔門以病請而勅諭行矣上旣南征兩更歲朔而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迴

轅者數十疏皆不復省上歸而駐驛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上還大內御殿受俘而後正宸濠等誅上令趣召廷和等至通受事卽行在執宸濠等僂之廷和不能爭也前是兵部尙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及錢寧江彬等狎相表裏爲章奏誅賞遷斥捷取中旨不復關內閣而瓊躡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埒共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侈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尙書陸完皆發自張永云與宸濠通私外議洶洶以家且籍矣瓊先驅至通輸欵上左右得免而顧奪陸完位而居之

廷和以是益恨瓊明年正月上郊祀伏而嘔血輿疾歸尋益甚皇嗣未建而司禮中貴人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損萬金而購之草野或有人應廷和心知所謂乃出榜諭購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又十日而谷大用張永至閣來言上宴駕於豹房矣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業袖皇明祖訓出而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以親以長毋如興世子遂合策迎興世子而王瓊率九卿突入左掖門厲聲曰九卿之在廷我爲長今日誰當立者而不使聞廷和左右曰

遂皆不對乃瞽然散去而故事內閣當一人與中貴勳戚大宗伯偕往首爲梁儲次蔣冕有力志廷和欲倚以自輔而是時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之惡之勢必反廷和欲以太后旨捕誅彬恐梁儲老不往迎且故與彬善或泄之冕去則益孤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而敢以憊辭儲奉金符往而冕留矣魏彬故與江彬有連而柄司禮廷和知其稍文弱乃爲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脅之彬心動因俾其入白皇太后而後具啓請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

伯許泰尙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厰衛御史以其屬嚴扞陬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鎮其皇店官校及軍門各色辨事悉勒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而遣之還國豹房所供番僧及少林僧諸技擊射生擢船黃頭郎散樂工技一切罷遣時江彬之黨都督僉事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彬猶豫未決而與廷和謀者獨蔣冕毛紀司禮中貴溫祥凡四人而魏彬亦不敢泄之張永伺知其意

亦密爲備乃諉江彬入安坤寧宮獸吻行禮入西華門過永所永飯之俾少緩以待彬且行禮而逮旨下彬返走西華門門閉轉走北安門內監羣追而縛之因併縛都督神周及李琮下詔獄籍其家中外權呼相慶興世子至都門禮部具儀如皇太子卽位禮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受箋不許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皇帝几筵御前殿卽位廷和具草詔上之報可始草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內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不得職公等謂出上意今者亦出新

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上以誰削詔草必有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發危言諸中貴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盡中外加額稱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殆盡失職之徒銜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恫喝於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爲廷和出入衛上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修武廟實錄充總裁前是廷和已加特進一品滿九

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而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則疏訐廷和以自解法司乃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邊戍而有以爲承指者會石瑤自禮部尙書掌詹事府改吏部廷和復奏改之掌府使司誥勅於是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和以上雖幼冲然英睿不世出蓋自信以可致天下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誅而張銳張忠于經等獄久不決賂於內亦減從戍廷和等疏謂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

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上乃籍沒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而大禮之議起時興獻王與母妃名號猶未定上欲有所加隆召廷和等從容賜茶慰諭而廷和持以爲上當後孝宗稱曰皇考而興獻王爲皇叔考爵曰興國太王母妃曰興國太妃而別立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禮部因之以請上弗悅而進士張璫有所窺見遂上疏言上宜考獻王母蔣妃宜崇以

帝后號且持繼統不繼嗣之說甚晰語見璫傳自是廷和每召對上必溫旨諭之而持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前後執奏幾三十疏上益忽忽有所恨而左右得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等亦遂論劾廷和上雖爲薄責以安之而意內移矣尋修定冊功封廷和及蔣冕毛紀各伯爵歲祿千石固辭改蔭錦衣衛指揮使復辭上以賞太輕加蔭四品京職各世襲復辭而會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勅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時上頗留意齋醮廷和言其不

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時江左比歲不登而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而趣內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上仍趣撰勅且戒以不得瀆擾執拘廷和因力辨其非瀆擾執拘且謂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宏治始耳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獨法其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十七

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上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故已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議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之璽書給輿廩郵護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而蔣冕代

重修文廟碑記

林

厚

文載

天敘五典以爲人之性聖人修五典以復人之性天以

兩曜而燭九有之昏聖人以一理而啟萬世之蒙聖人之德天之德也聖人之道天之道也使無聖人盡性立教之功則世之冥行索塗者何自而達於大道人性不幾於泯乎此吾夫子之功所以賢於堯舜而與天地並存也歟學之有廟其來尙矣洪惟天朝聖聖相承崇儒重道振古莫及於是遐陬僻壤無不有學而廟貌之尊嚴祀享之豐潔視昔實有加焉蓋不如是不足以報吾夫子之德之功與天同其廣遠也蜀之新都學有廟荆自洪武初禩多歷年所日就傾圮有司或以民事叢脞未暇及治章貢邱嵩維嶽來掌是庠教顧瞻廟宇之欹傾章服之剝蝕惻然動於心乃召諸生立堂下語之曰吾儕所以知有君臣父子之倫者賴聖人之教也文廟之修固有司首務有司或不暇爲主教席者能黽勉以爲之亦無不可爲者於是首捐己俸以爲倡彼縉紳而巷處者逢掖而家食者與夫立門雪之徒咸樂出貲以助興作費適巡按監察御史陳公斌過其縣以其事白焉遂令新都驛百戶湯毅署邑事典史劉瑛協相之乃以站卒之附籍者運木於山陶瓦於冶不數月而禮殿

落成先是唯有聖像及四配且皆毀於風雨震凌十哲有主而無像嵩復率官員賢士鳩金僦工以搏塑粧繪焉廟貌儼雅章服鮮麗二丁釋奠之際如遊洙泗之上而親覲聖賢之儀形皆嵩之力也厥後贊勸其事復得知縣周均智典史孫岩云嗚呼聖人之道德被於天下萬世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光明如雨露之潤澤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門者受昊天罔極之恩宜如何而圖報天之恩不可報惟於園邱之祀庶以少報其萬一聖人之恩爲難報致謹於禮殿之祀或庶幾焉如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十九

嵩者可謂知所以崇聖人之教而克報聖人之恩者歟是宜書以示後之嗣嵩之職而爲聖人之徒者宜增飾於無窮焉大明正統六年歲次辛酉孟冬月長至日

改建正因寺碑記

湯仰

正因寺住持僧果慶來謁索余記余曰何記爲日記改建也余曰何改爲曰寺原子向今改午向迎水對山也余問讓路闢門者誰知其爲庠生楊藝仁焉余問首倡義舉者誰知其爲刑部尙書郎劉右吾公焉余又問募施鳩工市材轉向革故鼎新始終勤事者誰而知善信

協心之助甚衆果慶勞碌之績獨多焉問已乃按遺碣而爲之記曰茲寺本唐建靜樂院歷梁大同咸通宋元以至我皇明閱歲久遠矣永樂年間改爲寺成化正德朝重建者屢仍舊向旋頽圯嘉隆以來錙流浸微振起無自果慶何緣生數百年後一旦慨向背失宜銳意欲更之發心誓願疏集善信捐貲合作以致古剝煥然一新大都腐蠹料餘堪用十一增置十九戊子始事至今甫迄一切營繕之煩經費之鉅從可知矣規制視舊有加繚垣週備樵夫牧豎不得侵擾山門向丙入門爲前

殿有四天王像而地藏居中次爲正殿有三佛像次爲後殿有大師王菩薩像左有堂以安龍神右有殿以奉祖師又有接引佛於正殿寶壁後築文昌宮於正殿前隙地以事帝君是皆前時所未有而成都庠生揚陸海獨倡建宮之議果慶卒成之金碧輝煌丹堊燦爛今之正因非昔之正因矣芳草閑花喬木修篁依稀舊景而棟宇嚮明莊嚴南面自今歲時祝釐瞻禮者面北膜拜矣山色蒼翠川原過續而日月升沉往來其前目今游衍於斯者鮮不快奇觀而目馳矣疎鐘傳聲香風送篆

於寺之左右前後者咸異乎昔之聽聞矣區區崇禮歸然興此勝覽果慶功德其亦偉哉逆知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居民安堵法輪其永轉矣果慶新都人冲年落髮爲佛子有戒行住持茲寺與其徒愆怠是舉者本師明舟徒崇會崇眞暨善信贊佐是舉者姚春石廷富姚德畢仁例得勒之碑陰令後世見如今之見大同遺碣則與名茲石者永有榮稱哉其有常住舊遺近寺溝田貳節園地二塊清丈無糧果慶續買寺後瓦窑坎下石廷富舉田一井就於戶內辦納丁糧一斗五升並記此以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二十一

告來者天順二年前六月十一日立

新都重修文廟記

四川提刑按察使

郭紀

國朝奄有天下由王都以及郡邑皆有學必有廟所以崇聖道育賢才也惟時守令有賢有愚弗能咸體聖心於學校之政多有廢墜不修焉新都乃成都郡之隸邑也忻州楊君於天順戊寅來知縣事始以興學育才爲首務縣之廟學舊在城之東南隅湫隘弗稱且歷歲久而榱桷闐丹碧黝堊多腐撓而漫漶也君以縣東之地高平靈潔背塵囂而挹清曠於廟最得宜於是捐廩

易資與獄訟者所入若古昔鈞金束矢之爲蓄之已充然後募匠庀徒擇其榱桷棄其樗櫟盡撤舊葑而飭新材不以累學累民也是歲冬明倫堂成越明歲東西齋及他屋靡一不新過者色然改觀皆曰賢哉令也善作人也學旣成又越明歲而夫子之廟大成之殿而廡而門踰數月訖功榱桷闐堅而牡丹碧黝堊煥而明廟像嚴整規模宏潔位序籩豆俱各適志盡禮而又環其垣墉鑿其池橋特聳壯觀過者又色然改觀皆曰賢哉令也善敷教也噫爲令尹而能作人敷教人人頌其賢

豈易得哉予聞聖人之道在六經其學在論語其傳在曾子子思之大學中庸以教人亦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朋友也格物也致知也誠意正心修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也世之學者固知讀其經講其道求其理然不局於近利則狃於偏邪出而致用或動與經戾或行與道違或言與理悖而不知所讀之經所講之道所求之理果何物也可勝慨哉今新都之廟學俱新是邑之士得知所依歸盍亦思夫風雨旉幪之功朝夕懋勉剔荒穢而進高明黜邪異而崇正大探索旨趣鉤

致淵源由伊洛而遡洙泗匪直新美其輪奐且將新美其風化體令尹作人敷教之意也不亦偉歟予奉命來蜀督總憲綱任激濁揚清之責按臨是邑人咸道令尹之賢且與予有久要之好遂采其善而旌之用垂不朽令尹名數字惟敏早領鄉薦擢進士爲名御史左遷今職其爲人風槩又如此並記而刻諸珉大明成化三年歲次丁亥季冬十二月知縣凌友志立

諸葛武侯八陣圖攷

失名

八陣圖諸葛孔明作在成都府城北七十里新都彌牟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二十三

鎮有廟存焉趙清獻公集記曰武侯於八陣鄉以土爲隆基凡一百三十所蓋左右六十四前二每基下五六寸皆江石也耆老相傳其石蓋六數武侯於此教戰陣出入之法舊記謂四面開四門起六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爲行周回四百七十二步所謂六十四魁但其半耳王恭簡公續記曰眉州賢良王當嘗論八陣法刻石廟下論云八陣之法四奇四正基部壁立其體皆方奇正相生風旋日暈其用皆圓蓋方利於止方其體則其勢固密故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此所以

爲不可犯也圓利於動圓其用則其勢健決故其動如雷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所以爲不可禦也其體雖方而圓在其中其用雖圓而方在其內此所以爲不可測也奇正相循出入往來如環之無端體用迭作合散變化如神之不窮圓之爲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雖五旅之師師如一身如木百圍根株相連各有體統枝葉相屬各有條理雖五師之軍軍如一本故其法曰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圓之爲利其來久矣圓之爲用務以分其勢而散其兵疑其心而

亂其目勢分則陣薄兵散則氣怯心疑則易却目亂則易眩圓之爲用以將雜卒卒恃其將以強雜弱弱恃其強將卒相恃理必俱勝強弱相恃勢不偏敗突出爭先鷹揚兔脫不可拒也併力盡怒齊勇如一不可遏也其氣益銳則其節益險如驚湍巨浪不可涉也如層崖峻谷不可越也使敵得之如蟲之著網魚之在笱虎之陷穽是以其將可却其兵可殺其重不可脫八陣之法也營室之法四奇四正屯亦如之戰陣之法左旋右轉教亦如之教之有法必欲其誠蓋誠則人久則天天則神

故前後相屬首尾相接如得於天如出於地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入於神也教之爲法築土爲壇其形皆圓
其數皆八壇之高下與人相稱壇之闊狹與陣相稱奇
旋向左正旋向右旋向左者攻在外也旋向右者攻在
內也或旋向左或旋向右便其用也或攻在內或攻在
外紊其例也教之爲法在家則依比閭族黨之儀在軍
則依伍兩卒旅之法使之更相親視有無相通患難相
救疾病相扶自比以上皆文官主之教之忠厚教之正
信教之孝友睦婣教之禮義廉恥自伍以上皆武官主

之教之出入變化教之射御擊刺教之先登啟行教之
破陣刼將在家書其美惡而辨其賢愚在軍記其勇怯
而別其利鈍歲終則以功行差次而進退之使之剛而
不暴勇而知義入則可與同其安出則可與共其危故
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犯非義者八陣之法也常山蛇陣
安則靜靜則直觸之則動動則圓孫武常山蛇陣杜牧
以爲八陣勢取桓温說也傳謂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演
孫武法也八陣取諸八卦欲包併八荒也旌旄旗幟各
從其方之色欲別其屬也四維從其三方之色惟西南

獨從土色依其相生之數則土實居中也八卦變而爲六十四象四陣散而爲六十四隊今成都東南隅號曰棋盤市此舊八陣營也故知其在陣則方城北彌牟鎮地方名八陣見存土堆六十四此教閱之所也故知其
在陣則圓八陣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非有此道不能
用也或謂取遁之八卦非也此術也非孔明之事也夔州亦有八陣石壘在江濤中而彌牟八陣在平地其
法一也疑孔明遠慮得杜元凱襄陽刻碑之意云今按八陣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是也天取其覆地取

其載風雲取其變化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風生於地而虎從之雲騰於天而龍從之鳥爲動物必翔於天蛇爲蟄物必蟠於地蓋有同位相生之義焉八陣論謂彌牟見存土堆六十四考之舊圖經謂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棋盤市今無其迹彌牟鎮土堆尙存凡一百二十七與清獻集記又不同蓋恐摧崩之故然其布位參差不齊不可強曉茲繪於左以俟知者

漢丞相諸葛武侯八陣圖像記

劉 翀

新都東二十里鎮名彌牟地勢平行世傳爲武侯肄兵之所八陣遺跡在焉土壘碁布凡一百二十有八繼世已久風雨摧壞者過半其傍有武侯祠不知始自何時皇明宏治八年重加修葺堂宇雖無恙廟貌未備不足以妥神聖而起瞻仰宏治九年冬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藍田榮公按節至此拜祠下慨忠魂已升於天經絡猶存於地遂命有司按圖修築卑者增之缺者補之森然全具且肖象於中儀容閑雅儼如生存往來觀者莫不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二十七

動仰止之思而發忠義之分誠盛事也請予記之夫漢室旣衰生民無主英雄分裂鼎足而立吳魏據有中原之盛帶甲百萬戰勝攻取成就富強蜀豈肯轄籓久安於偏僻之地耶且孔明王佐之才而輔帝室之胄名正言順人心歸之恢復固易易也奈何將寡兵微非得訓練有法士卒齊一不可以挫強敵而成大功此八陣圖所由作也按孔明征銀坑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之殊說者謂模倣風后八陣圖而成或曰合黃帝五陣太公三陣共成八陣考之黃帝五陣則直

陣屬木橫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太公
三陣則天陣謂星宿孤虛地陣謂山川向背人陣謂編
伍彌縫風后八陣則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騰鳥翔也
前輩謂孔明八陣有奇有正有圓有方奇正相生體用
迭作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是卽黃帝五
陣之法也兩端設天衝中間居地軸彼此有虛實之地
王相有先後之數是卽有太公三陣之法也四面開四
門起六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爲行欲以並包八荒
中涵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象蓋天取其覆地取其載

風雲取其變化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風生於
地而虎從之雲騰於天而龍從之鳥爲動物必翔於天
蛇爲蟄物必蟠於地同位相生如環無端是風后八陣
之法也噫合三家兵法演爲八陣法所謂并謀兼智文
經武緯生變無窮神妙莫測者歟故在當時敵國畏威
雖遺以巾幗之愧終不敢犯其鋒蠻夷落胆雖縱以營
陣之觀終不敢二其志使天假之年則逆賊就戮王業
可復其如營中星殞何天不祚漢良可慨嘆或者以蜀
獨無成謂其短於將畧嗚呼三國人才豈可以成敗論耶

八陣圖修復記

明 楊廷儀
新都人

先是嘉靖十年參政山陰何公鰲僉事澤州鍾公錫以公事過新都謁諸葛祠因遍觀八陣圖迹頽基廢址慨然者久之乃相顧曰是在夔州江中亦有之千百年來水涸不邱水汜不潰固鬼神呵護之也而今在平陸者乃侵削於氓如此乎幽則有鬼神明則有人將不得禁防之耶是誠在我遂度地勢廣狹經費多寡爲築垣架屋之用不數月垣成幾三百餘丈蓋盡圖基悉繚之搆屋四楹東面於圖以便省覽復豎三丈之木張旗於上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二十九

若神之臨之者時則邦侯金儒尸其事工訖儒請余記予以憂去今年八月溫江判簿安侯磐來署篆舉例致祭喜廟制一新大畏無以傳遠左右曰前已嘗請兵部侍郎瑞虹楊公爲之矣因無石公未脫稿安侯曰求文難乎石難乎不數日使人來言曰石至矣余終不可無一言因告於安侯曰當漢之末造董卓就擒袁紹諸人尙不敢萌雄據之志使王允有撥亂之才擇立漢室之長且賢者如周勃子孟不爲身計使文帝起於藩邸宣帝起於民間綱紀振於上事權歸於一則□有曹操孫

策固干城瓜牙之用烏能竊弄一方使智得以相謀力
得以相校而徒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哉及孫曹勢敵昭
烈託身無所若非隆中有人力與扶持鼎立之漢將不
能成益州之璋早已受縛於孫吳矣雖然蜀之不足與
有爲也孔明寧不知之以孔明之才得據曹瞞之地左
提右挈則曹不魏孫不吳昭烈不蜀天下歸漢久矣而
卒不能者天也夫天下既定而圖蜀者吾嘗聞之矣未
聞以蜀圖天下者也凡圖大事者必有腹心謀謨之臣
以揆策於內有材勇智力之士以效宣於外西漢初興

張良陳平者內臣也韓彭絳灌者外臣也昭烈有若人
哉關公張公結義而興一時勇冠三軍威振華夏以關
張效宣於外以孔明謨謀於內庶乎可以成功不幸關
張已先遇害而孔明獨以一身任之專闔於外者未必
能運於內是故漢之所短而孫曹之所喜也孔明出師
渭沔司馬懿不問軍中事而以食少自幸正謂此也嗚
呼陣圖設於夔州者將以謀吳也設於新都者將以謀
魏也而卒不獲用省圖臨事不能不爲之痛悼焉侯陝
西之三原人剛敏清正連攝旁縣政以績成多可稱述

文以碑事立故不他及嘉靖十二年

新都鄉賢祠記

監御史 盧 雍

新都在成都北五十里而近爲少師石齋先生楊公鄉
邑正德丁丑予按蜀公時終制家居勅使及門復詔守
臣趣入輔政予凡三往勸之見其邑訟簡民淳意必有
賢達之化孚于其鄉甚嘉之已而韓令奕疏其邑之賢
者自漢迄今得十有八人蓋慎選也白予請舉祀典予
躊之乃作祠三楹於學宮之傍經始於是歲十一月四
日落成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設主妥靈春秋上丁之後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一

有常薦焉祠成而奕被召其鄉之士大夫及學宮弟子
員咸請予記公之子翰林修撰君慎予同年也書再三
速不得辭夫祀典所以報功德也功德有大小而祀典
因之先聖先賢道在天下天下祀之尙已其餘獨行一
節之士有可以不朽者可遺之邪于是郡邑有名宦之
祠有鄉賢之祠謂其有功德於一方也鄉賢卽古者祭
鄉先生於社之遺意而隱顯皆與焉或謂其顯者功在
他方隱者德在一己曷爲祀之嗟夫治平本修齊之推
御家邦自寡妻之刑獲上治民由於說親信友之致士

之居鄉自束髮至白首亦遠矣事父母育妻子處鄉鄰宗族亦難矣必其平居孝弟親睦皆得其道以至一言一行履繩蹈矩無苟且放肆之陋無矯俗干名之僞卒不踰初表與中一非特親之說友之信而妻子化之鄉鄰式之下至兒童婦女亦皆知之其出而仕隨其所至政事風節必有可觀不遇而隱亦不失爲一鄉之善士是足以增光邑里楷範後進其祀之不亦宜乎蓋鄉賢之舉惟鄉評之公論是據使非其人則閭閻小夫得以嗤之而况有以服君子之心乎而神亦豈能安其位而

享其祀乎此得列於鄉賢之祀者爲難而觀感興起所以激勸人心維持風化者其繫不小奕之所舉善矣所謂十八人者漢十一元三國朝四奕謂詢訪考覈甚精而□□諸石齋公者其姓名事實備載碑陰之記茲不復□抑聞吾鄉有賢曰范文正以祿賜之入置義田千畝以贍其族歷數百年不廢見錢公輔記甚悉公自少清苦及貴顯而貧終其身其功業德望宋名臣第一雖吾鄉之賢實天下士而後學之所當法也石齋公今之文正也余竊有望焉因舉之以爲其鄉人告

新都鄉賢名績記

楊 湜
諭 邑 教

新都鄉賢古未有祀舉於御史姑蘇盧公縣尹慶陽韓君議厥事初吾校舉鄉賢惟詳核元與國朝漢賢入一統志者惟二三人而已後升菴太史公博訪之館閣秘書始克以備復求記於盧公盡得其所以崇祀之意又列其次位行實於碑陰蓋欲論其世也太史公屬湜記之紀載司校職也敢辭十八人者曰道德三老楊公統曰懿行光祿大夫楊公博曰文父侍中楊公厚曰文苑樂安相李公尤曰精誠五官諒公輔曰孝廉汝公敦曰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三

隱逸段公翳曰亢烈辟士段公恭曰獨行郿令王公恂曰義士楊公寬曰忠烈從事王公累此皆顯於漢世者也事見漢書及華陽國志益部耆舊傳曰隱逸白公如璧曰忠節判官布公景範明經舉人杜公圭此皆顯於元者也事見成都圖經曰儒林楊公學可曰孝子車公正曰隱士田公本曰湖廣提學僉事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春此皆顯於國朝者也事著於鄉曲之譽無疑議者嗚呼盛哉孟子曰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寬鄙夫敦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故聖賢君子之居雖則異地殊方其風聲相逮尙能使人興起况夫桑梓之鄉習與稚長化與心成碩德懿行當何如耶故新都爲邑美俗淳風獨甲於蜀若今少師公之碩輔少司空公之名卿太史公之文章漢世以降於今爲烈後先之士相望疊出復有於今日未可知也嗚呼是豈無淵源所自哉自今以始其有生其鄉而不知其人者乎知其人而不能似之效之寧無愧於其鄉乎故能使有志者能自得師於父母之邦奮而起之雖欲無賢不可得也出於鄉爲世用者不過舉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四

斯而已矣鄉賢之祠豈小補哉正德十三年戊寅之秋九日

重修新都縣鄉賢祠記

楊廷儀

吾邑舊無鄉賢祠有之自今侍御慶陽韓君大之始大之以名進士正德乙亥來令新都時伯兄少師石齋先生守制於家乃謂大之曰政與教有司職務載在令甲夫人之事君當求其所以化人者吾邑有哲人焉在後生爲先覺在子孫爲先人在鄉閭爲先進優優布政亶亶作孚將於是乎在大之於是歷選前代得縣之名賢

昭於圖誌與關於耳目者十有八人築壇於學宮之所標以木主位以世次薦以春秋蓋自漢至今幾千百餘年而所謂鄉賢者僅若而人諸賢雖有紀載而鄉之人遠者固貿貿莫知近者亦以聞見之常莫之異也夫人能闡幽以表於世可謂有功於吾道者矣俶事之初工以速成故艱於堅厚今以樂學舉故敝於倉卒疾風飄搖棟宇將撓淋潦浸潰支吾就敝教諭劉君來鳳有憂之亟言於少尹李君德潤曰是先賢之宅靈也是舊令之善政也是邑之屬望也不及今圖之將無以慰先賢

於地下納吾民於教中顧瞻舊貫漸就傾圮延以玩日費以益侈前人之舉謂何而廢在執事惻心自我乎德潤竦然曰斯某之責也相其材不朽是無所煩於民我將備諸力以呈工規其制不隘是無所改爲我將督諸役以視成越七日撓者隆傾者正漫漶者飾末復垣墻於外構門於中使有事於斯者入則啟出則鑰諸不得肆意著足焉祠之前雜植松檜數百本翌時喬幹參雲濃陰布地望門而睇肅然起敬未必不知所自也祠之後復建廳事三間爲時祭齋沐之所工既竣來鳳欲予

記其實夫自其始無而創之有者其用力也勤自將壞而飭之備者其彰美也大繼自今爲學官有司者能交修其職則嚴廟享可以淑人索鬼神可以禦荒又豈但粉飾補葺以爲愚民誇耀而已哉來鳳楚之安陸人中正德癸酉鄉試範物以正設教以嚴德潤滇之安寧人佐吾邑四年矣政先慈愛事不誅求學訓鮮君廷實繆君舜臣與來鳳同志者縣尹張君繼殷方以賢能爲當道檄委按部旁邑德潤適掌篆事故不及盡錄云

丁丑封事

楊慎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六

奏爲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聖心之欲爲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

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宗所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之孝養在陛下臣民之覆庇在陛下奈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尙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七

又豈謂北虜侵犯我疆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於衆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滯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

足聽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猾虜之鋒其不可不預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尙賴中國之運荷宗社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旣如彼驗之己巳又如此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爲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八

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陛下陳之伏望聖明俯從輿情早還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重修儒學記

楊慎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恆久蓋自鴻荒肇胖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乂以易大傳所敘十三卦觀

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者備矣
繫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爲司徒教
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于是乎嘉會比屋於是乎可封
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而與天同其蕩
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湯遂有天下而孔
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定哀之間帝綱沉聖
法斲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
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大明於下是契爲一代師
孔子爲億萬代師矣祖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三十九

功文章於無窮而蕩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
皆有大功於民其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天
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佑斯
文者至矣嘅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
舞雩之下未有宮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
普也士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
自漢文翁爲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
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
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焰益

輝學記有楊炯之碑摛辭揆千言之藻鍥石雖泐方乘
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之師範
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早識
劉基於泥塗以成開天攘地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
宏治甲子歷嘉靖丙戌廟廡傾頽妥神無所堂齋坍塌
鞠爲園蔬主簿薛君海請於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
之戴公鰲巡按吳臯喻公時提學憲使雨泉陳公鑿同
聲衆允助以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充孫翮又汲
汲經營不愆於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隆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

棟而木有古株躍於水中奇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武
之鼓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庀
材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
裨於吾邑非淺而食不出於頭會泉不出於口率尤人
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伊劉孫四君及學彥某等以慎
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彫蟲之辭大壯斯干
聊爲歲月之紀用鐫靈陶裨垂永禩其工值金粟之目
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辰之卜並列
姓名於碑之陰

彌牟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嘅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一

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楚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

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莖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

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

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韓大之赴徵命序

楊慎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尙稽古蜀士惟遐
埴壤滋沃歲其有恆有秋民鮮懷蹙厥今日替初哉肆
者弗靖用勤師干春違爾農秋伐爾刈俾柝爾聚凍爾
葆洪降困騰師甫收功藥傷補敗爾尙未甸攸宅復大
役于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程矧敢勿亟身庸其劬口
率其索天弗弔爾民曷其有甦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旣
岐道候人其勤爾版籍匪衆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三

告以自甦爾何勤非生何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
何崇非德勤生作富貞賦作忠懷刑作祗備武作勇崇
教作乂我聞曰爾俗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餼則麗
于法我罔俾輿臺五百騷騷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
有城郭溝池遂弛禁呵衛闢宵通旅自今以始其母闢
宵通旅輶來其留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櫟爾則不聞鳴
犬之聲我牧用靖哉我民惟慙俞政乃和庶姓用奠旣
最乃績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逃或遺其式是邦憲我
民不斲于新命耆幼率繫鞵鞞鞅鞞曰侯竭去我之有

侯猶寒有帡幪猶饑有膏雨竭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
曰陟典在茲俾侯澤罔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攸
行膏澤誕播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懷惠
無亦惟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寶不貪曷用致我忱
貺乃爲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命至錫命
惟三年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楊慎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既有
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於茲輿人誦之曰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四

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葢爾我邑秔
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岌乎艱乎匪侯之來城不
完乎艱乎岌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之使采民風
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而甘清苦可不
謂廉乎能扃鑄土宇而捍民之大患可不謂才乎歷兩
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疏其名薦之未幾擢
同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太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爲
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不遺民譽無不上逮旁近
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勸於良千里之民望之冀將

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蘖者廉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兼此二美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加焉侯既廉且才實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尙能不狃旣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呂乂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於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祥尙無前人專其美哉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五

重修文廟碑記

楊有仁

孔子之道與天地並無古今無知愚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由其陶冶而曲成之以其近在倫常日用間綰結於人心而自不容外也分羹慚德尙勤大牢之祀則凡廟貌之崇祀典之飭位號之加展謁之禮行之歷代而靡敢弗虔者孰非人心不容泯之真與文中子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夫子知夫子之恩等於生成夫子之道同乎天地則廟祀之微意可想而不泯之人心庶有感觸而興起者乎古今夫子廟記未易更僕卽如柳宗元之

柳州李覲之袁州諸篇蓋膾炙人口矣然不外闡明建學之意昭揭忠孝之彝以提醒人心之瞶瞶者是廟貌之修所關涉於人心世道誠非尠小也新都廟與學舊在縣治南百步許天順十八年忻州楊侯敷始改置今所歷年隨圯隨葺萬歷乙酉丙戌間邑侯劉公文徵今任本省按察使者一治之迄今三十年堂廡敝壞當事者皆借口無措姑已之癸丑冬晉陽李公來蒞勤身勵志於凡勸耕課織城池傳舍之類皆悉心籌畫酌量變通百廢俱興矣一日堂試諸生仰而嘆曰夫子之廟庭

敝壞甚矣不惟妥靈釋菜儀章缺然卽國家崇文彰教化民善俗之意不幾於墜乎賢書寥寂可封漸漓非司牧者之責而責之誰也於是出已俸若干金又陳之當道貸公帑之堪移用者若干金期以三年節省之費補之學諭戴君學訓劉君鄭君皆助以俸暨鄉大夫士庶亦量其力而捐助之採木於野徵甃於陶募工役於肆塗擇耆民之淳謹者以董其役又推其餘建魁星之樓改泮池之鑿衆藝效能日夜展力由是廟貌一新士民改觀真若遊洙泗之濱而快覩闕里之勝者人心風俗

不幾一振起也與哉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俗由禮文翁以詩書教士則蜀土多儒有所以標示之也侯此舉誠建之標矣望而赴之要其所必至是在諸士之自力耳唐宋國初之先哲彪炳誌冊者姑且勿論卽如近代鳳閣之勛猷龍頭之著作海內稱述津津焉豈孕靈於異里哉是役也經始於甲寅年九月一日告成於乙卯年七月六日然事舉而人不勞功成而民不費則侯之才知運量度越尋常遠矣邑學師生徵言於余乃敘其始末紀其歲月如此若助資效能之人金粟頭屑之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七

數例於碑之陰書之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季夏月

白衣菴碑記

劉文徵 邑合

大矣哉大士蕩蕩無能名焉今之稱贊大士者名所難名不能名而強名之總之百億化身三十二應八萬四千清淨慧眼無阨臂曰觀世音大士分之則威智悲慈清淨以爲觀貶身慈佛宏願歷劫以爲世妙梵海潮以爲音曰是觀世音大士上之天日下之海月傍之湛露雜之杖叟童兒威獅渴龍籃魚鸚鵡翠竹及青蓮篋籬與經卷楊枝琉璃瓶一切種種類曰是觀世音大士妙

明中理妙化中物也夫淨聖神應濁世凡夫不數數值而莊嚴相好祇托于陶冶墁繪畫之手所謂三十二八萬里千百億應化中最顯現最靈應在在崇奉與元運環轉而無窮期孰有如我白衣大悲者哉是以賢愚僉度靈蠢悉容其慈無量其生無央高禩所不能辨司命所不能辨司命所不能必者大誠大扣小誠小扣隨扣而應白衣重詣投彼泥污而呈菡萏耳目睹聞莫可殫記矧曰稱揚耶讚歎耶新都楊仲子宿秉善根早從白業近膺司隸休沐西歸顧瞻邑里詢諸形家言縣治之

新都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八

左方缺陷不利於居者行者匪仗佛力末由補救爰謀其兄伯子捐貲買地得先少司馬家孫大仁廢宅故址構爲祇園建白衣寶閣僧性園者振錫出力協贊建無量殿于前而山門而天王殿龍神祖師堂而前殿而方丈次第落成始自萬歷戊申甲寅成于歲乙卯甲子也仲子書來問記于余余嘗爲其邑宰官熟知楊氏功德蓋自吏目公以陰隲普齋僧幾千人後有高僧指授西城外墓地而生留耕公是爲名學使泊生文忠公爲名相泊生太史公因議禮奉嚴譴戍滇居池上三十年精

心內典今伯仲氏繼之益勤益茂咸以嗣事乞靈其應如嚮先是仲子使方城謀塑大士像于伏牛山是夜感異夢瞻睹妙相飲甘露於佛光花雨間而塑工前後衆居士見告之夢若合符券其居方城實是採山大役一意恤民不爲阿世中州人咸德之今以一邑風水輸誠乞天其好善類此噫新都楊氏之爲世德也信遙長哉宜乎承受佛慈國人盡其蔭芘也伯子名金吾字伯承是尙寶卿仲子名宗吾字伯相是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其他董工協贊之衆有裨斯役咸勒碑陰以勸來者